野獲編

野獲編卷十八目錄

刑部

野獲編卷十八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枋爾載輯

刑部

國初用法嚴

洪武九年丙辰營謹身殿誤奏中等匠作爲上等上怒命悉棄市不許覆奏時工部尚書薛祥極諫上乃命用腐刑祥又奏曰若是則千人皆成廢人矣莫若杖而復之始可其請此猶工匠也至十五年上罪通政使曾秉政賣四歲幼女回鄉不能爲人之父命閹之則極刑及於大臣矣然猶賜勑而遣之太祖晚年垂訓又云子孫

做皇帝不許用劓剕閹割等刑敢有請用者將本人凌遲全家處死其爲禁更厲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然至宣帝時尙用腐刑卽士人往往罹之正統初年靖遠伯王驥征麓川擅閹幼童見之彈章上貸不問至天順二年七月命官鹽徒四十四名則似乎淫刑然自此後不聞此刑及士大夫矣

籍沒之酷

永樂初逮至嘉興知縣李鑑鑑言臣誠有罪幸陛下矜恕上問何罪左都御史陳瑛言鑑受命籍奸黨姚瑄瑄弟亨當連坐而鑑不籍亨鑑言初奉都察院文止瑄未

有亨姓名上曰罪至於籍不輕矣雖當連坐而不籍亦
愼重之意知縣無罪其釋之鑑爲吾邑令治狀不知云
何但姚氏被其厚恩幾以身殉之賴上聖明得免葢瑛
之虐焰已布聞上亦稍厭之矣至永樂七年新進士王
彥自陳家與奸惡外親有連今聞朝廷已下本貫籍臣
家臣雖中進士實罪人應就繫上曰學至中進士亦成
材矣有罪能自陳可矜幷其家宥之至十年浙江送至
奸惡鄭公智外親宋濂之孫請如法罪之上曰濂儒者
事皇考於開創有勞其孫子雖奸惡之親念濂當宥可
遣歸是時上心已悟奸黨株連之濫俱出陳瑛羅織瑛

旋以罪誅死故解網之仁如此李鑑旋召入爲御史其

嘗重辟救無辜直當於古人求之吾邑宜尸而祝之者

○永樂初發教坊及浣衣局配象奴送軍營姦宿者多

黃子澄練子寧方孝孺齊泰卓敬親屬而其他奸惡則

稍輕矣其逢迎上意俱陳瑛一人即赤族不枉也

熱審之始

今制遇暑月則刑部請上命審情罪之輕者釋之稍重

減等恐獄狹人衆以致疫此實本朝聖政前代未有文

皇之初其時止魁輕罪或出獄聽候而已至宣德二年

七月上諭三法司今盛暑朕與卿等深居靜處猶覺可

具罪囚鬱蒸煩懣安得無病宜爲檢看郎具所犯來奏勿得久淹三法司刑部尚書金純等上奏疏決上閱之凡決遣二千四百六十五人三年五月尚書金純以疾在告上令太醫往視藥時上以天氣炎熱勅法司疏決滯囚純不加意屢從朝貴宴飲上聞之怒下純錦衣獄治之上乃親閱獄囚決遣五百七人然猶間歲一行至

孝宗登極始令遇夏月凡監犯可矜疑者俱上聞減等或竟釋放歲歲行之自是熱審爲故事聖人如天之澤遠矣○按會典載永樂以來熱審但用三法司官至正統末年始以大璫一人會審又至成化間定五年一大

恤命司禮掌印內臣主之出則張蓋列騎正坐於棘寺堂秋卿以下俱列侍遂循行不改以至於今又據王弇州所紀以為始於英宗朝遣司禮太監金英是矣但英之遣熱審在正統十四年此見之實錄者與會典所記正合其說似無可疑惟王毅愍傳云正統六年命大璫興安同王文審重囚則不始於十四年并不始於金英矣先朝典制俱付之傳疑非史官之責歟

罪臣家口異法

叛臣妻女賜勳臣此國初例至今行之若永樂初將奸黨方黃諸臣妻子配象奴發教坊司發浣衣局此文皇

特典非律令所有也至正統十一年大理寺丞羅綺以事忤王振及振所寵任錦衣馬順至籍沒其家綺充遼東廣寧軍將家口付浣衣局後雖赦還亦慘辱極矣天順初元于謙愛將都廣范廣爲曹石羅織死至以其家小賜降虜然皆爲權臣所陷也成化間福建指揮楊華故相楊文敏榮孫也以殺人逮至京伏法矣其妾因逃捕發浣衣局則亦以奸黨法處之然華之罪止一身榮之功可宥十世何至罹此慘禍哉宏治以來此等事不復聞矣○正統十四年五月御史柳華以福建捕賊時編夫民爲甲製兵器自衛致反賊鄧茂七因以爲亂上

命籍其家華因服毒死其妻子俱送浣衣局男子盡充
供嶺軍是時王振肆惡諸淫刑類此者多

國學儒臣荷校

正統中李忠文公時勉以祭酒被三木天下恨王振之
兇暴肆橫人士至今切齒然而忠文亦微有可議處先
是正統七年國子監丞汪賓以貪暴被枷於監門之首
賓求諸僚申救忠文怒其人疏發賓在任同前祭酒貝
泰不法有玷師儒且自請向來失糾之罪上下其章賓
竟坐戍威遠衛按賓官雖卑亦儒臣也貝泰又其前任
同寅豈可於兩人得罪之後復加下石當賓荷校王振

竊柄已久則此輩必當諫止乃以白簡助其焰未一年而身亦攖此罰矣豈眞出爾反爾哉

復辟酷刑

列聖以來恪守太祖定制無用刑於律所不載者惟天順元年正月英宗復辟刑官奏于謙等罪惡情由越二日得旨云于謙王文舒良王誠張永王勤本當凌遲處死從輕決了去其手足罷家下人口充軍妻小免爲奴家財入官陳循江淵俞士悅項文曜免死發口外永遠充軍家小隨住蕭鎡商輅王偉古鏞丁澄俱發爲民蓋廷議于王等六人謀反凌遲循等九人知反故縱皆斬

故皆下一等今史抹却謙等去手足不書意者慮爲先
帝新政累故削之耶但極刑寸磔則有之無斷絶手足
者或覆奏時上又除手足之條此說近之○武宗朝剝
流賊皮以飾馬鐙出入必乘踏之諫者以太祖有厲禁
爲言而上不顧也太祖開國時亦有贓官剝皮囊草之
令遣此刑者即於所治之地留貯其皮以示繼至之官
聞今郡縣庫中尙有之而內官娶婦者亦用此刑末年
悉除此等嚴法且訓戒後聖其詞危切況臣下乎嘉靖
間新城知縣吳瑗誤聽一後妻訴子不孝命支解之爲
都御史金清所劾且言此子非不孝者上怒杖一百戍

邊邑令寸磔無罪人竟不償死此是何法

朝審主筆

讞獄專屬刑部惟朝審則上請例以吏部尚書主筆所謂冢宰無所不統最爲近古至五年大審乃遣大璫一人涖之則巍然正坐而刑官夾侍左右殊令人短氣今人皆謂起於成化十七年四月遣太監懷恩及閱故相王毅愍ヶ傳則正統六年辛酉命中貴與安審錄兩法司罪囚文時爲大理卿於招情矜疑者悉能背誦與安歎服則似不始於成化〇又景泰六年乙亥二月帝命太監王成會三法司及刑科審錄在京刑獄及南京各

省皆然按是年既非丙辛大恤之年且二月又非熱審之候而以內官率刑官從事葢又屬剏舉而中涓預聞詔獄已非一日矣

三楊子孫不振

楊文貞士奇之子稷淫惡殺人坐斬瘐死錦衣獄人知之矣楊文敏榮之子恭以尚寶司丞居家與人爭產法司論杖爲民遇赦求復職而英宗不許其孫泰爲建寧衛指揮與子華殺人爲西廠汪直所發坐斬籍沒楊文定之孫尚寶丞壽毆死家奴其奴乃宗室賜其祖溥者事覺刑部尚書俞士悅言壽罪雖律當徒然奴由恩賜

又祖所愛令壽殺之有虧忠孝請勿以常律論賴大理卿蕭維楨爭之得免然則三楊後人俱不能承堂構矣寧特杜荷房遺愛爲千古所慨耶○胡廣之子種亦坐殺人抵罪

遣使審恤之始

刑部大理寺及都察院遣其屬分讞天下獄囚其事起於正統年間然而時舉時輟至成化元年十一月南京戶部左侍郎陳翼因災異陳言請如英廟時遣刑部審錄省直重犯寬恤以召和氣時廖恭敏莊爲刑部左侍郎以歲儉民貧差官不無擾民但令撫按及按察司自

淸刑獄其遣官俟豐年再議時大司寇爲陸瑜以恭敏爲先朝重望直臣不能奪也至四年又奏行之然但及兩直隸耳又至成化八年壬辰始命刑部差郎中大理寺差寺正各奉勅往兩直各布政司遇重辟可矜者奏請寬貸於是五年一恤刑之差遂定時陸瑜尚長秋官也其用丙辛年不知始於何時說者謂取金火明烈之象亦不知何據今恤刑年分則三法司重囚俱奉旨命大璫一人捧勅涖事一如熱審之例眞倣規也按陳翼此疏造福狴犴不淺何以當年寢閣不行然其說格於一時終爲後世永制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恭敏自是鐵

漢此舉似太刻繳笑年亦殁於位矣〇凡內臣曾奉命
審錄者其墓舍輒書壁寫像於南面法司堂官隅侍御
史與曹郎引囚聽命於下以爲榮觀

恤刑

五年一恤刑此成化以後成例事體最重往年多選刑
部年深正郎有聲者應其選蓋出使時得與各省撫臺
講敵禮其所開釋者讞時卽剖長枷以俟上命釋放爰
書一出撫按不得撓其權嘉隆間尙然近年始有以副
郎奉使者如吾鄉孫雲衢成泰憲副其一也初至江西
多所減貸時按臺惛其太縱遇一二稍未當者於讞牘

上峻語駁之且云仍一面知會恤刑官備照孫怒上疏
以故事爭之時論多不直按臣次年畢事陞江西饒州
知府時直指尚在事孫又疏引嫌控辭得改福建之邵
武今此差一聽司官以情請乞其資俸應得與否堂官
不復問至有主事入部二三月即銜命稱恤使而出矣
舊例境内各知府俱稱屬手板素服庭參惟免跪禮府
同知以下一切庭趨折腰至是亦不肯盡執舊禮遂至
彼此爭詬其所矜宥者亦不盡加所擬僅得稍及寬政
而已蓋新進書生既未諳城旦家言不無任意高下老
吏輩反得以深文譏切之也此差一出二三年凡嗜進

圖改他曹者往往不願就以故堂官反謂恬退無競乞此冷差欣然允之至覆盆之平反幾何不置詰久矣

吏役參東廠法司

孝宗時號爲極治盡釐成化積蠹廠衛不復敢忞然其時亦有弊政不減今日者先是彭城衛千戸吳能有女名滿倉兒託張媪鬻之媪私售之樂戶亦張姓而詭云周官後張攜至臨淸轉售樂戶焦氏再售袁璘亦樂工也時吳能已死能妻聶氏蹤跡得之娼樓其女懟母不肯認乃與其子吳政强奪歸袁璘以金贖不許且訟之官刑部郎中丁哲恨其事笞袁璘稍過不數日死璘妻

遂訴於東廠太監楊鵬鵬逮治乃盡反其辭謂吳女自斃皇親周氏此女故張媼妹也哲故殺無辜當死具奏以上上下之錦衣衛鎮撫司鞫問又如廠所擬上以事關人倫命三法司會錦衣必究其實乃索女於長寧伯周彧家彧言初未曾買聶氏女上始疑之復命撫部科道多官廷鞫之張媼及聶女始吐實諸臣會議哲罪當徒而滿倉兒者與其母聶氏俱擬杖時舉朝不平其事而莫敢言刑部典吏徐珪獨上疏直之謂丁哲讞獄允當而楊鵬之姪淫於聶女遂圖報復欲陷哲於死而鎮撫司官互相蒙蔽證成其獄皇上令法司會勘又畏懼

東厰莫敢辨明必待廷鞫朝堂始知不能隱聶女自誣其母罪不容誅而僅與杖丁哲無罪見誣而坐徒刑官懼厰衛之辭不敢擅更一字臣願陛下革去東厰戮楊鵬叔姪將鎮撫司官永戍革襲丁哲等進一階則太平可致矣上以徐珪辭語妄誕贖徒革役丁哲爲民滿倉兒者杖畢送浣衣局此獄始得結其時以一槩婦下暁上煩宸斷三四訊而始定孝宗聖明不厭煩瑣如此雖不能盡快人意以較之嘉靖初李福達一案則天淵矣但徐珪以一胥吏參東厰參錦衣參法司訊貶滿朝公卿而罪僅止此不踰年淸寗宫災刑部主事陳鳳梧應詔

陳言雪徐珪之冤請還其舊職量與一官以示勸上感其言命授正八品職銜吏部覆奏授珪爲浙江桐鄉縣丞珪何等賤役士大夫昌言救之聖主特旨允之亦得起廢入仕使在今日死東厰之手久矣

矐仇人目

宏治間故御史何舜賓浙之蕭山人也坐事戍廣西之慶遠遇赦歸里所爲多不法適邑令鄒魯者亦以前御史謫至其人貪暴以遷客自命誕傲無禮與舜賓交惡積久遂成深仇魯與黠胥輩謀選健隸數輩詐稱西粤所遣討捕逃伍者縶執舜賓鋃鐺發解且悉收何氏子

弟下之獄何旣行又命心腹胡紀等十二人追及衢州以沙袋塞其口壓殺之舜賓臨命與子競書言其故時巳七十二矣何競尋脫走蘇州日夕爲報復計久之尊得擢山西僉事就道競伺其出率親故遮擊之從車中曳下以石灰瞇其雙目反接渡江連緤赴浙江臬司就獄浙省上其事上遣給事中李舉刑部郎李時往勘坐尊昇去人服食因而致死坐絞但係篤疾宜別論何競坐毆本管五品以上官發口外爲民競毋朱氏擊登聞訴冤乃再命大理寺正曹廉覆勘至是解人任觀等始吐往日實情改尊坐謀殺人斬爲從者絞競爲親報仇

當徒惟上裁時法司謂競所擬尚輕改戍後以赦歸時論共快稱何競孝子云○鄒魯爲御史監莅貢試內殿坐南面坐外謫至蕭山改縣應爲寄豸堂其可笑如此

梁文康子殺人

梁文康儲之子次攄居鄉以奪田殺三百餘人屠滅三十餘家事在正德八年法當極典乃父方爲宰相法官僅擬發邊衛立功五年仍還職而已次攄先以銀納錦衣冠帶舍人尋冒湖廣軍功陞百戶歸而作亂文康曲泆庇之舉朝無敢言者至命撰威武大將軍敕實文康靦顏而高岱鴻猷錄極口贊譽謂梁以死諍而委其罪

於楊新都則以同鄉故曲筆也薛方山憲章錄亦因之今後生傳述及鄉會傳策中每娓娓頌其堅正如出一口傳訛至此則二書爲祟耳正德九年復與寧藩護衛此實新都當國依違不能力持不爲無罪而楊氏子孫乃移之文康此又當爲梁昭雪至十年春新都以憂去梁爲首揆且三年而楊再起梁仍讓居其下時以梁爲長者及興邸龍飛梁又奉迎於安陸比世宗登極甫匝月卽去位或云新都擠之然而不預大禮之罰亦幸事也○文康子次揭以任子未拜官夭死其孫承蔭乞封乃父上命贈州判官今冑子無追贈之例亦無止贈州

倅冗散者時文康尚在位也嘉靖以來閣臣任子非璽丞卽中翰卽他京秩不屑就矣

叛臣妻女沒官

正德初年廣西田州土官岑濬妾以叛逆家屬當沒官時焦泌陽芳爲相偵知其美賂主者得之嬖之專房此妾厭其老竊與焦之子編修黃中通好其父知之爭鬬於室時傳以爲笑但故事第給功臣爲奴婢泌陽文臣何以給與豈正閹瑾盜柄紊亂典制耶近年平播州楊應龍媳田氏當沒官田亦有豔稱諸勳戚爭先求懇時申元渚用懋爲職方郎主其事乃置鬮令拈取惠安伯

張氏得之尋亦喬梓竝寵乃翁病髓竭而歿叛家尤物陷人聚麀前後一轍如此

趙麟陽司寇仁恕

趙麟陽錦司寇初以雲南清軍御史劾嚴分宜父子世宗怒逮至京拷掠定罪分宜恨之甚條旨杖一百棍爲民上抹去杖一百棍四字止削籍歸隆慶初詔起故官歷中丞撫貴州道經袁州時分宜卒已數年藁葬道左趙惻然傷心爲請於其地監司創置守塚人以護之萬歷初爲南冢宰與江陵稍忤因嗾其私人劾去江陵敗起爲北總憲正遣大臣往楚籍張氏趙又上疏請寛之

因得小緩其不徇私怨如此時邱月林橓爲刑部侍郎爲籍江陵使者邱有清望而性偏戾爲給事時楚中撫臣方廉以五金遺之邱輒上疏發其事方因罷去江陵惡其不近人情後以貳卿歸里屢薦不起則江陵厄之也及銜命入楚東阿于宗伯穀峯慮其借此洩忿貽書爲寬解甚切比籍產時邱用刑過峻致江陵長子峻修白縊而後少解邱晉南太宰未幾卒子雲章舉乙丑進士早夭無子以姪霙脊爲後舉戊戌進士趙邱二公俱一時重望一解仇一修怨不同乃爾趙浙之餘姚人邱山東諸城人○又一 趙錦正德丁丑進士北直良鄉人

官兵部尚書以嘉靖三十年論戍死

告訐

嘉靖己亥世宗南巡還後有任邱罷閒進士王聯以不法爲御史胡纘宗所按乃告胡作詩詛上比舜狩蒼梧事至逮下獄拷問後胡僅從編管而聯竟抵法至丙辰趙少保恨李太宰默不推爲本兵乃訐其試諸生策中有漢武帝唐憲宗紛更祖制語謂爲謗訕上怒逮李下獄刑官謂無律可比上竟批云自古無臣罵君律意謂必無之事今有之著處斬候决此王趙兩人舉動豈尚可列於士類至萬歷甲申御史丁芍原此呂追論侍御

高啓愚南場舜禹題謂爲江陵謀逆張本而冢卿楊夢山巍等又劾丁以曖昧陷人族誅是先朝王聯趙文華故智御史輩不受反唇相攻以故太倉相公入不平疏內曰此又誤矣奈何以禽獸律人誠然哉時同丁御史論高啓愚媚張江陵謀逆者尚有北給事劉一相南給事王亮○嘉靖初年又有錦衣革任千戶王邦奇者迎上意追論故大學士楊廷和兵部尚書彭澤等罪上逮廷和諸子壻訊治楊壻編修葉桂章自剄死○嘉靖九年故太監張容家奴朱繼宗告閣臣楊一清受其家主張永等賂遺又云一清盜寧府庫金一清致仕去次年

奪職十年江西刁民王榮告其鄉人原任文選郎中夏良勝刊所上大禮疏及爲夏所厚江西參議知縣等官上逮寘良勝極邊充軍參議等官斥降若告訐之風一與此後浸尋不可止矣

劉東山

京師人劉東山狡猾多智善筆札兼習城旦家言初以射父論死得出素爲昌國公張鶴齡建昌侯張延齡門客託以心腹二張平日橫恣皆其發蹤因默籍其稔惡事狀時日毫髮不爽世宗入纘張氏失勢東山屢挾之得賂不貲最後挾奪延齡愛妾不得即上變告二張反狀

上震怒議族張氏賴永嘉爲首揆與方南海力抗之得
小挺錦衣帥王佐者素知東山奸宄力爲辨析且發其
生平諸罪狀甚悉上始悟東山坐論如法梆示而死鶴
齡奪爵貶南京尋又逮至瘐死詔獄延齡論斬長繫獄
中京師人無不快東山之伏辜并服王佐之持正至稱
爲王青天近日江陵敗言官亦有疏坐以謀反時刑部
尚書潘季馴侍郎陸光祖等力明其不然上雖不從言
官奏然有本當斲棺戮屍之旨而季馴亦削籍爲編氓
無論緹帥不能出一語卽政府亦無永嘉其人矣時掌
錦衣麻城劉守有故江陵所卵翼馴致貴顯方惴惴慮

株連波及而言路以江陵季輩駁膺殊擢爭居故相爲奇貨得禍之慘幾與眞謀逆同矣○實錄中載劉東山始末甚誤

嘉靖大獄張本

世宗朝李福達之獄張桂諸人因結郭勳以陷多官天下後世皆知其冤矣而其端已先見於席書矣先是湖廣長沙豪民李鑑與父李華以行劫爲業至拒捕殺死巡檢馮琳其子春震訟之朝逮華瘐死於獄鑑又以爲盜燒良民房坐斬逃去詔急捕之長沙知府宋卿者四出追討時新貴席書尙撫湖廣因論宋卿而引李鑑事

爲故入上遣大臣往勘則鑑已就縛輸服請死宋卿所讞非枉上又命逮鑑至京再訊席書時已入爲禮部尚書久矣乃疏曰臣以議禮忤朝臣故楚中問官釋宋卿之罪而歸罪無辜之李鑑乞勅法司會勘以辨是非上下刑部會御史蘇恩評事杜鸞訊之合疏言李鑑殺官兵劫人財燒人屋昔衆證已獄成今親審又無辭而席書欲實其劾宋卿之奏輒代爲死囚辨且以議禮爲言夫大禮本出聖意書以一言偶合援此要挾陛下以壓服滿朝惟上深察之於是刑部尚書顏頤壽等請行湖廣再勘上曰鑑事既有席書伸理必有冤抑不必再勘

命鑑免死戍遼東是時席元山雖狠愎亦未敢遽執其
事尙請覆覈而世宗獨斷直謂議禮新貴所昭雪卽跖
蹻亦必曾史遂將前後爰書一筆抹殺此嘉靖五年六
月事也不數日而山西按臣馬錄劾張寅郭勳之疏見
告矣今人但知李福達一案而不知先有席書李鑑同
在一時因紀其概○先是給事陞僉事遞解為民陳洸
妻鄭以姦離異其子桓殺人坐死席書代為稱冤云洸
以議禮為人嫉惡文致其罪乞恩稍寬之上命洸免遞
解妻免離異子免死戍邊此獄亦不曾再訊竟以中旨
寬釋此先一年事也葢以議禮為護身之符以讐議禮

者爲反坐之案情狀甚易見上亦心知其然但慮昔日考孝宗者乘機再用借此箝天下口耳

嘉靖丁亥大獄

張永嘉暴貴武定侯郭勳首附之因得上異寵妖人李福達一獄世宗疑御史借端傾勳故命璁以兵部侍郎署都察院吏部侍郎桂萼署刑部少詹事方獻夫署大理寺俱議禮新貴人也三法司之長俱下獄訊治時刑部尚書顏頤壽素輕璁萼至是乃命拶之且笑謂之曰汝今日服未顏不勝楚毒叩頭搶地曰爺饒我時京師爲十可笑之謠其一曰某可笑侍郎拶得尚書叫在事

大小諸臣俱抵罪而張寅與李福達遂判為二人上大
喜子二品服璁卽拜相仍掌都察院蕚張寅事為晝名
欽明大獄錄頒示天下自是主上蔑視臣工動出中旨
定獄羅織漸密告訐繁興外戚張延齡則坐謀叛都御
史胡纘宗則坐誹謗皆文武尊親拷掠瀕死以致諫臣
楊允繩沈鍊楊繼盛等死於市馬從謙楊最等幾二十
人死於杖而至丁汝䕫之獄則署刑部侍郎彭黯左都
御史屠僑大理卿沈良才俱箠楚闕廷仍降俸管事待
之如奴隸無復優禮大臣之體葢用顏頤壽等例也至
季年而夏相公之伏法李太宰之斃獄特其甚者耳○

先是嘉靖丙戌刑部尚書趙鑑乞骸上以情詞懇切許之賜馳驛以歸歲給夫廩及鑑陛辭上特親賦五言古詩一首手書龍牋以寵其行蓋舉朝無此奇遇而頤壽以左都御史代之遂羅拶拷之酷其去鑑致政時僅一歲耳知足知止古語可味云至李福達張寅本係一人巳見穆宗朝蔡伯貫招詞中鑑初第以年晚生投費宏世稱神童者

再證李福達事

李福達之爲張寅直至隆慶間四川叛賊蔡伯貫一案而始明都御史龐尚鵬奏聞得旨矣今觀伍少參袁茟漫錄所記則又得一確證其言曰丁丑計偕至京同寓

有一老上舍聽選者徐溝縣人也余問以李福達事答曰此生少時所目擊者縣中大俠張鉞子張寅好結納奸宄而以交通權貴故無敢訐者福達亡命擕二子投鉞鉞愛其才武改姓名張寅令與寅齒名二子大仁大禮寅無子以大禮爲子無何鉞寅俱故寅專有其貲二子納粟入國學而大禮年少美姿容嬖於武定侯郭勳同邑韓良相亦尙俠與寅相善因爭買美妾有隙首之馬直指錄檄下而寅走匿武定家干武定書求解直指遂并劾武定經內外多官勘問具言情眞無枉詞連武定時武定以迎合議禮有寵於上而與永嘉比周爲黨

永嘉以此力爲辨雪而公論遂詘良相既抵死則以所爭美妾貽寅寅爲託武定得減死戍邊後寅死家漸貧落大仁遐幕職移住河南大禮仍以妖術惑人一旦挈妻子去不返及余令貫溪嘗質之江中丞潮子云當時常給舍泰力證張寅爲李福達亦如上言據此則福達卽寅不待言矣江中丞在當時亦以張寅事受重譴其子言必不誤然首張寅者名薛良而韓良相證之耳伍記亦微有誤云○按福達事本不必究論眞僞當其時君相作主昭雪郭勳明旨既頒且屈帝尊面鞫以楊一淸力諫訊獄非天子事乃止命三倖臣分掌三法司

止如于謙逆狀徐石輩證之足矣尙嘵嘵稱冤愚哉

權臣黨惡

嘉靖六年妖賊李福達一案議禮貴人張桂等爲政盡反成獄於時刑部尙書顏頤壽左都御史聶賢大理卿湯沐御史馬錄等或杖死或戍或斥具載欽明大獄錄中不必更述至嘉靖四十四年四川妖賊蔡伯貫反陷合州等七州縣僣號大唐大寶元年直至隆慶三年就擒鞫得以山西李同爲師四川撫按移文山西捕同下獄自吐爲李五嫡孫大仁大禮皆其祖師世習白蓮敎結衆倡亂與大獄錄姓名無異撫按論同坐斬福達剖

棺戮屍時世宗已升遐久矣總理屯鹽都御史龎尚鵬
上言據李同之獄福達之罪益彰而當時流毒縉紳至
四十餘人郭勳世受國恩乃黨逆寇陷縉紳而樞要之
人悉頤指氣使一至於是萬一陰蓄異謀人人聽命爲
禍可忍言哉乞將勳等追奪官爵以垂鑑戒馬錄等特
加優異以伸忠良之氣疏上穆宗是之下部議時郭勳
久已瘐死獄中罪無可加而馬錄及顏頤壽聶賢等俱
先以穆宗登極恩追復故官且與䘏典矣其他在事被
譴者則俱爲昭雪而大獄之冤始大明是時即不再加
郭勳之罪而璁蕚等欺君黨惡蔑法淫刑其罪何可勝

誅而揆地諸公終以故相體面不復議及已爲漏網至
隆慶四年九月則其事久已昭揭天下而高拱以次相
兼掌吏部復駁主事唐樞復官一事欲傾陷舊輔徐階
疏中復云大獄等得罪諸臣豈無一人當其罪者俱先
帝所去卽褒顯之且以武王反商政爲比冀激上怒賴
上寬仁僅停樞官不復他及高之計始沮然其傾危狡
險顚倒是非亦已極矣至萬歷二年穆廟實錄進呈時
張居正柄國實錄皆其評定竟將穆宗洗雪大獄及龐
尚鵬疏削去不書反將高拱疏全載葢張永嘉桂安仁
高新鄭之專愎皆其所師法每於世廟錄中褒譽張桂

甚至若新鄭雖其所逐而在先朝時二人同心翦除前輩同列又加協力交如弟兄以故去取若此大獄一案千古奇寃乃欲剷滅以泯其迹恣横至此他日身後慘禍謂非自取不可○福達爲山西之五臺人一名午一名五以謀逆得末減戍邊尋逃伍居陝西之洛川縣正德七年又謀亂都御史藍章破之五敗走匿至嘉靖五年更姓名張寅買授太原右衛指揮使其子名大仁大義大禮俱納貲入太學投武定侯郭勳門下以燒煉役鬼受知被仇首告時馬録爲山西巡按訊明論死此皆李同供出者近王弇州首輔傳中尙云張寅之爲福達

與否終莫能明也是時弇州新起家在外僻想邸報不甚經心故偶誤耳

罪臣孥戮

國家故事大臣伏法後妻子俱流竄在先朝有之其後俱及寬政矣惟世宗朝戊申年輔臣夏言督臣曾銑以交結近侍官員紊亂朝政律本人處斬妻子流二千里則相嵩主其議也庚戌年樞臣丁汝夔督臣楊守謙以失誤軍機律本人處斬妻流三千里子鐵嶺衛充軍則相嵩紹之而聖怒不解也癸亥年督臣楊選以接引奸細律非時處斬梟示妻子流二千里則上以薊鎮失事

怒之刑官黃光昇阿上旨重擬也以上五臣不爲無罪至禍及骨肉似稍過矣若壬子年咸寧侯仇鸞以通虜戮屍傳首九邊父母妻子俱斬妾女及孫發功臣爲奴雖謀叛非實然鸞稔惡窮凶天下共恨故不以爲濫刑而遠近稱快焉○近日樞臣石星以東事壞上謂其媚倭誤國論極刑妻子亦坐流徙則數十年來僅見者○嘉靖辛丑翊國公郭勳得罪法司擬本身坐斬家產籍沒妻子發功臣之家爲奴蓋用叛臣事例也疏入而留中不下蓋上意法官承夏言旨苛論之也次年勳瘐死而籍產爲奴俱免矣

宮婢肆逆

嘉靖壬寅年宮婢相結行弑用繩繫上喉翻布塞上口以數人踞上腹絞之已垂絕矣幸諸婢不諳綰結之法繩股緩不收戸外聞咯咯聲孝烈皇后率衆入解之立縛諸行弑者赴法時上乍甦未省人事一時處分盡出孝烈其中不無平日所憎乘機濫入者又寧嬪王氏首謀弑逆端妃曹氏時雖不與然始亦有謀俱載實錄中故老相傳曹妃爲上所嬖孝烈妒而竄入之實不與逆謀然而宮禁事秘莫能明也今實錄所載姓名稍異一二偶得當時底案錄其姓名并刑部奉旨於後曹端妃

不列名於疏想正法禁中矣曹氏本端嬪因生皇第一女以十四年進封端妃是夜上寢於端妃所宮婢張金蓮報變於中宮蓋先同謀事露始告耳

刑部等衙門奏奉聖旨這羣逆宮婢楊金英等并王氏各朋謀害弒朕於臥所凶惡悖亂好生悖逆天道死有餘辜你們既打問明白不分首從便都拏去依律凌遲處死剉屍梟首示衆并法各該族屬不限籍之同異逐一查出着錦衣衛拏送法司依律處決財產抄沒交官艾英皆係妳搊阻免究欽此欽遵嘉靖二十一年十月二十日該司禮監張佐等傳示臣等

恭赴迎和門當奉發下前本并謀害黃花繩一條黃
綾抹布二方臣等隨即會同錦衣衛掌衛事左都督
陳寅等當將重犯楊金英等共十六名拏綁去市曹
遵奉明旨俱各依律凌遲處死剉屍梟首示衆題知
訖除將前項黃花繩黃綾抹布封收官庫及備行錦
衣衛捉拏各犯親屬至日依律問決別行提問請行
合將前項司禮監題奉欽依本一本親賚送繳謹具
題知
計開
宮婢犯人一十六名

楊金英 楊蓮香 蘇川藥 姚淑翠 邢翠蓮

劉妙蓮 關梅香 黃秀蓮 黃玉蓮 尹翠香

王槐香 張金蓮 徐秋花 張春景 鄧金香

陳菊花

此法司決囚後回奏疏也其後拏到親屬誅死者十人
發功臣家爲奴者二十人然宮婢作逆自在內庭與外
人何預則親屬似可未減是時政府則貴溪新去諸城
當國而刑曹則聞端簡亦初受事弇州又謂宮婢搆逆
伏誅後次輔分宜入閣甫月餘仍掌禮部上疏特請以
其事布告天下上允之以掖廷謀逆幸而無成本非聖

朝佳事乃以頒示四方其傷國體甚矣此言亦不謬行刑之時大霧彌漫晝夜不解者凡三四日時謂有冤蓋指曹妃諸人○聞端簡公言云嘉靖壬寅西苑宮人之變聖躬甚危工部尚書掌太醫院許紳用桃仁紅花大黃諸下血藥辰時進之未時上忽作聲起去紫血數升申時遂能言又三四劑平氣活血聖躬遂安紳以功進太子太保改禮部尚書封四世一品歷子次年紳以用藥驚憂病死上悼惜賜䘏甚厚謚曰恭僖按此時上遭變瀕殆微紳幾不濟乃紳實冒死進藥且謂端簡曰吾此藥自分不效必先自盡蓋紳亦不能保其必瘥也賴

宗社之靈假手醫官又延聖明二十五年太平之治較之晉孝武之於張貴人唐憲宗之於陳宏志相去奚啻萬萬不可謂非天幸也○按壬寅年方士邵元節甫死而仲文繼之二人俱掛大宗伯銜所進則紅鉛并含眞餅子乃嬰兒初生口中血醫家以為父母胎毒痘殤多本於此不知當時何以稱上藥仲文死盛端明顧可學繼之二人俱登甲科亦拜禮部尚書其所煉又秋石諸物矣至末年而王金輩進燥熱之藥致損聖躬許紳而在未必致此

同名枉死

浙慈谿人馮益字損之者或云本山陰人也先任隴西教諭坐法遣戍逃伍游京師得出入昭武伯曹欽之門以軍功拜錦衣千戶時時進密計欽愛之及欽反伏誅爲欽妾賀氏所引初訊賀只若不相識者冀得脫死賀反詬之曰若與吾夫議大事吾夫尙以官寺苗裔爲疑若曰公家孟德非中常侍孫乎吾夫大悅命妾侑若觴豈不憶耶馮始伏罪無辭時欽族黨俱已屠滅惟賀尙存法司以律當給功臣爲奴上以賀促欽速反情罪加重特命磔於市遂與益同時伏法其時又有一馮益字謙之亦浙之鄞人以醫來京兼能雜技覓食諸大家初補

者先得之謂眞逆徒卽執至市方號呼辨非是則首已在地矣再捕始獲慈谿人以故窮詰之初同名者眞是浪死乃知袁紹誅宦官無鬚者濫及冉閔殺胡羯高鼻多鬚者俱不免信哉○慈谿馮益嘗有詩云老去精神須勉强閒來文字莫思量爲時所稱

劇賊遁免

建文初廣東賊首鍾均道稱兵南雄州橫行嶺表太宗卽位貸其罪且以官招之竟不出嘉靖末年有徽人羅龍文者素負俠名能伏水中竟日夜且家素封善鑒古胡梅林少保征倭以鄉曲厚禮之使招徠汪徐諸酋賞

有勞勩因敘功得爲中書入內閣與嚴東樓款密且令
品第所得江南諸寶玩其入幕無間朝夕後與嚴同敗
同遣戍同逃伍閭林御史再參遂先逝去其後以叛臣
法見殛者實羅氏族子非眞龍文也其子六一者後爲
御史王汝正所劾云且亡入日本與汪直餘黨入犯詔
亟收之亦亡命江湖詭名王延年雖言官屢劾亦奉嚴
旨屢行緝捕幸無仇家首告今往來江南自若也均道
固智矣龍文父子能豫營三窟以免斲傷乃知黃巢去
爲雪竇禪師亦非浪語

況司馬又爲余言粤中用法嚴凡遇劫盜即時論斬於市但承臺檄至雖縣令亦出涖刑如北方捕獲響馬賊例初不必奏聞也葢是時爲穆廟末年殷石汀正茂以司馬督兩廣專征伐爲首揆高新鄭相知以故得度外行事如此若在今日必坐以擅殺人之罪矣況又云每決囚後見市人多手挈肝肺持歸啖之初以爲羊豕旣乃知劫盜五臟也地近夷方殘忍至此想近年必無其事矣○初嶺外不靖連年用兵不得要領時新鄭相方兼領銓政遂用殷爲帥或謂殷貪墨恐敗國事新鄭曰不然措大眼孔小畀以數十萬即飽所欲今粤中歳餉

豈止此耶且其人揮霍能以厚賞結士心吾第求辦賊何必曾史哉後果奏功如所策新鄭去位殷又爲江陵所器愛改長戸曹其黷貨彌甚而以嶺南異寶時時賂江陵遂得久於位亦其才術過人能於二相水火時交懽無少異也初沈司馬爲吏部選人每旅謁新鄭從稠人中揖入火房與之談且曰君他日必爲骨鯁臣且登貴仕願努力自愛其知人如此

王大臣

王大臣本名章龍浙之寧波人幼爲變童稍長爲傭人素走大璫門下向來小內使挈入諸璫直房竊寶貨非

一日矣其倉卒遇上也事出不意未免張皇上顧而疑之隨命拏下送東廠拷究主使之人時馮保恨高新鄭入骨故立意坐以族滅實非江陵意今病榻遺言乃謂出張相指授非也馮又惡故司禮掌印陳洪欲并坐之且洪與高素契厚也大臣旣下獄保令辦事人俗稱夥長者與之涖狎教以新鄭陳洪以千金爲賞使之直犯乘輿外論籍籍疑江陵與內臣同造此謀江陵商於所厚咸謂不可而不能得之於馮保時掌錦衣衛爲太傅朱希孝雖江陵幕客故與新鄭厚心憐而力救之且行數千金於諸大璫而諸璫中亦有善新鄭者力解於慈

聖之前會再行鞫而風雹大作保與諸問官俱失色遂

送之法司時江陵已決計訐高恐諏時大臣尙執高主

使便難收拾乃謀之刑部郎鄭汝璧鄭曰此不難某自

有計乃密引囚於隱處鈎其舌剪之次日會審詰問含

糊不復能語遂棄之市中元遺言中謂飮以瘖藥者亦

誤也又謂其人從總兵戚繼光來是又不然鄭數日後

卽調儀郎又調吏部今現爲少司馬總制宣大

憂危竑議

癸卯冬妖書其名曰續憂危竑議其說甚怪妄事之起

適當楚勘初停郭江夏甫去國之時言路憸人借以媚

首揆遂疑江夏爲之時人皆爲不平究終不能坐郭後來公論大暢暴其事者章滿公車然其根則始於戊戌之妖書也書名憂危竑議亦指斥儲宮事故癸卯借以積之戊戌之書初發時御史趙之翰直以坐禮部主事萬建昆與給事中戴士衡等諸人以萬爲戎相張新建鄉人而士衡曾爲新建知縣故牽合之以陷張相於不測賴上聖明戴僅遣戍萬削籍張相亦以東事閒住繼又爲民而不深窮其事時張方爲西北正人所聚攻故無敢昌言直之者近來議者止知訟江夏之冤而戊戌妖書幾不復記憶矣相去甫六年耳趙御史之傾危寂

無人指摘則時趨使之然趙陜西之邠州人以壬辰庶常起家○東朝之立上意久定自出閤講學以來廷臣亦安意拱聽無復强聒矣庚子春刑部主事謝廷讃者欲於戚畹郭氏閒宫中密傳上旨旦夕且將冊立郭喜見顔色漏其語謝遂欲因以爲功草疏跪闕下三日以得請爲期上震怒罷謝官而冊命亦遲至次年忽傳特旨行之中外歡呼益咎謝之釣奇妄發云○玆議全書已載前編

乙卯闖宫

乙卯四月張差闖宫事起一說主風癲輕結以安儲宫

一說主根究重處以絕禍本其是非未敢定而爭搆紛
起各以惡語相加遺度其尋端正未已也有一刑部郎
會訊此案者一日遇鄭宮庶方水以偁語及往事且以
議論相左爲苦鄭曰今且未論此事當作何處分但事
體干涉親王者俱會同文武府部科道衙門公勘以聽
上裁今日事何等重大而諸公以西曹郎吏擅自臆決
其違典制多矣尙論意見之枘鑿哉部郎爲爽然自失
因憶往年癸卯妖書一事貽害朝士不少後來偶值一
豪家少婦以失行下山者侍飲於客座談及妖書之作
祟此婦忽然曰此此皆比時大老及兩衙門無學無識以

致張皇如此不見國家律令乎凡遇匿名文書俱即時焚毀其言一概不行當年只須依此行之頃刻消散矣安用舉朝紛紛爲余聞其言深歎息此輩中尚有見解及此者況詞館儒臣乎

廷杖

今上寬仁古今所無然廷杖一事則屢見之如丁丑之杖五賢則江陵相盛怒馮璫主之非上意也此後不用者幾十年而丙戌年盧禮部洪春以修省疏忤旨得杖至戊子給事李沂以論廠璫張鯨得杖壬辰春則孟給事養浩請建儲杖一百又數年庚子而王給事德完請

厚中宮亦杖一百此皆關係朝家綱常有功名教者雖
見辱殿廷而朝紳視之有若登仙因思此風為金元夷
俗而本朝沿之趙宋時無有也然自成化以前諸臣被
杖者皆帶衣裹氊不損膚膜然猶內傷困臥需數旬而
後起若去衣受笞則始於逆瑾用事名賢多死迄今遂
不改此在聖朝明主念可殺不可辱之旨亟宜停止者
也○士人受杖古不經見惟後漢顯宗撞郎藥松不過
手自杖之然已非體六朝則南齊陸澄傳有之以郎吏
積杖至千數意如尉簿受笞之類未必廷杖也北朝則
元魏時有之此索虜陋習而宇文高氏遂因之隋文帝

亦摟人於殿廷至唐猶然如李邕之杖死朝堂而極矣然姜皎裴伷先輩猶以曾為大臣得免此辱葢當時已覺其虧國體矣本朝如諫南巡及大禮大獄被杖者多或數十人至有再笞多死者惟今上時諸賢皆全活又當時被杖畢仍供職者即大臣有之如左都御史屠僑刑部侍郎彭黯之屬今上則斥為編氓使被笞者優游養創無靦顏視事之恥且賜環尋亦相繼其保完士節更勝前朝云○吾鄉鄭端簡曉子光祿少卿履淳父子俱以言事被杖著直聲亦本朝僅見○諫止江陵奪情被杖諸賢聞吳趙稍輕然亦創甚第二疏為沈艾則加

重矣最後鄒疏入杖最毒余曾見沈繼山先生云杖之日交右股於左足之上以故止傷其半出則剔去腐肉以黑羊生割其臑傅之尻上用藥縫裹始得再生及行戍東粤徒步過嶺血猶涔涔下也鄒南皐先生爲余言每遇天陰骨間輒隱隱作痛以故晚年不能作深揖至盧東麓先生則先人與陸葵日宗伯力爲經紀不至重傷余又問孟五岑給事亦云被杖最毒偶不死耳聞王希泉給事以上震怒操梃者不敢容情亦亦瀕殆云○聞鄒疏上時江陵閱之亦感動歎曰此人不怕死眞奇男子意欲竟貸之馮璫獨恨不許以故不免未知果否又

沈繼山云爲郎署時會與會確庵司空相識是時爲左司馬凡從戎定衛俱出兵部手注會爲注廣之神電衛且致意云我宦粵知神電善地且沈令番禺有惠愛多門生與彼相近可藉以自給沈甚感其意若艾鄒則俱貴州荒徼矣

立枷

三木囊頭自古有之葢如桎梏示辱耳至唐酷吏始有鳳凰晒翅猿猴獻果諸名亦用以一時拷訊耳本朝枷號始漸濫行如正統間王振正德間劉瑾二閹盜柄始以重枷示威至及士大夫然亦未聞有立枷之說也近

來廠衛多用重枷以施御因其頭號者至重三百觔為期至二月巳百無一全而最毒則為立枷荷此者不旬日必絕偶有稍延者命矬低三數寸則頃刻殞矣以余所見聞葢不勝數大抵皆因罪輕情重設為此法以斃之或得罪禁廷萬無可活之理惟壬辰年之樂新爐以及諸龍光則實出聖意命東廠速以死上聞葢痛恨游棍之流謫也然自古無此慘刑雖五代之立釘坐釘無以過之曾聞京師人云倘非廠衛注意及有仇家者夜間竊倩乞丐背承其尻稍息足力每日啖一生猫亦可偷生未知果否凡枷未滿期而死守者棓土掩之俟期

滿以請始奏聞領埋若值炎暑則所存僅空骸耳故談者謂酷於大辟云○嘉靖初年神棍劉東山告咸嚀張延齡兄弟大逆錦衣帥王佐力證其誣反坐東山用大枷三月發戍未幾死東山受恩反噬其罪蓋浮於諸龍光當時人心大快佐以此得縉紳聞聲然亦不云立枷

江南訛傳

壬辰癸巳間關白事起婁江有士大夫為桑梓計厚募拳勇習騎射備水師慕義者因相從談武事此公家世九卿席膏腴負時名初非有封狼居胥想也一時子弟俱佻達少年與同鄉紈袴輩驟見馳騁決拾諸事而悅

之翁務招集健兒同居處乃至沈命胥徒場儈市棍未免闌入每出則弓刀侍衛輿馬鮮華人固已目屬之矣適有一游士素以氣俠稱者亦預諸公子列偶爲閒游客某向撫臺許敬庵誇之云此曹世家子能報國恩且有小則保障一方大則勤王千里之譽許老成人也心獨疑且私憂之寓書於江南撫臺朱中丞鑑塘名鴻謨者俾廉其狀葢許湖州人恐有不逞輩乘閒竊起爲吳越憂初不云諸公子蓄異謀也朱素喜事得書大悅遂欲以爲功與幕丁偏裨輩謀之此曹積爲諸公子所輕侮務張大其說且謂變在旦夕不先發則江左必不保

朱遽露章言之朝直云連結倭奴反形已具而先收捕諸公子時余友王房仲士驌首罹其禍王爲弇州冢子受桎梏如俘囚意且非時見法疏入舉朝莫曉其端首次二揆又皆吳越人錯愕不知所出第擬旨撫按覆勘時上意且不謂賴閣中力持之得小挺許見疏始大悔恨而事已無及朱尋擢南刑侍郎去許次年入爲大理卿事亦漸解王坐胥靡斥𠫊籍其他坐死者尚數人後皆瘐死獄中房仲早世事不得白吳中有昭雪者還其任子今且拜官矣事始於世家之比暱匪人張於游民之好爲捭闔成於文帥之借端倖功諸公子之不至夷

滅者幸耳可為痛恨可為深戒

寃獄

錦衣帶俸指揮周世臣者故戚畹慶雲侯壽之孫也居東城小巷中喪其耦與婢荷花同臥起有奴王奎司啓閉歲隆慶六年九月十一日昏暮世臣率荷花執燎扃戶有數盜乘門入世臣持仗戰仆一人羣盜合力攻之斃而見殺荷花伏屏處私睨不敢仰覷盜發笥得百五十金去遺金少許荷花攜之以報王奎時先帝梓宮就山陵內外戒嚴指揮張國維奉兵部令司游徼而信地內盜賊國戚懼且受譴馳往求盜不得則至王奎室中

見荷花持金絮泣適鄰居盧錦來索肉價會邏卒至避伏牀下國維曳出之訊知屠兒遂執爲與荷花捻姦搆淫夫弑逆盧錦不勝楚毒誣伏又周之宗老聞盜來視亦謂實然詈荷花曰主何負汝而反當斬萬段國維喜益信其眞詔下法司鞫初稱冤且無驗乃請移他曹再讞時署刑部侍郎翁大立是其言第心恨大逆且先入語遂欲速磔之立嗾他署郎吏成獄郎力持不許翁益怒亟命上奏得旨如擬至萬歷四年而王奎盧錦荷花俱伏法人皆稱快乃羣盜則觀刑於市而竊笑之羣盜得志彌橫恣爲椎埋鮮衣怒馬以游俠見稱其魁名朱

國臣者初亦辛夫也畜二瞽妓教以彈詞博金錢夜則侍酒國臣時時醉詈且痛笞之二妓不能堪乃洩其殺周皇親及他流劫事聞兵部捕之與其黨劉汝成劉五等七人俱收縛都下皆痛荷花冤不已語傳內廷會刑科亦追論其事上惻然傷之械國臣赴刑部俱吐實備列剽掠情狀乃知周世臣曾屢屬目國臣疑其辨貌討捕決意殺之而劉汝成戳其脇劉五斫其胸汝成又自列舉事未幾生女脇下有大創如世臣死時故已知其爲厲矣時去決冤獄時已二年刑部尚書爲嚴恭肅清應初問諸臣嘗得罪謀之首揆江陵公江陵公云第以

眞情入告主上不得有所修飾且首事者尤不可逭蓋謂張國維也嚴如教上疏上以所擬過輕命再擬乃謫三刑郎於外任翁司寇已正位南樞遂奪官歸而張國維終於論戍一時以爲縱或謂張弁有大力結强援得罹輕典云

冤親

近癸巳年吳之閶門宋姓者以市川貴秘器爲業俗所謂沙板者是也其家累世積鏹號素封有子五人延一餘姚塾師課之其妻年四十餘矣蕩而悍與塾師淫通遂謀殺其夫諸子頗有與聞者一日以暴卒訃親友然

其謀衆皆稔知遂聞於官驗視信然乃論塾師大辟婦寸磔五子俱坐弒逆然二少子實不知也獄上於朝非時伏誅行刑之日二子號呼稱冤監刑以定案難改第憫默而已佯若不聞宋氏一門俱滅時友人王房仲以蜚語繫請室市上訛傳將僇反者王驚悸幾欲自裁迨宋氏就法驚魂始復

妖人遁逸

今上丁丑戊寅間有妖人曾光者不知所從來能爲大言惑衆慣游湖廣貴州土司中敎以兵法圖大事撰造大乾啓運等妖書糾合倡亂彼中大吏協謀圖之爲宣

慰使彭寵年所賺并其黨縛之二省上其功於朝黔撫何起鳴等楚撫陳瑞等及寵年俱拜優詔厚賞而曾光竟遁去上命悉誅妖黨嚴緝曾光以靖亂本時有江西永豐人梁汝元者以講學自名鳩聚徒衆譏切時政時江陵公奪情事起彗出亙天汝元因指切之謂時相蔑倫擅權實召天變與其鄰邑吉水人羅巽者同聲倡和云且入都持正議逐江陵去位一新時局江陵恚怒示意其地方官物色之諸官方居爲奇貨適曾光事起遂竄入二人姓名謂且從光反汝元先逮至拷死羅巽亦斃於獄光既久弗獲業已張大其事不能中罷楚中撫

臣乃詭云已得獲曾光并羅梁二人串成讞詞上之朝
江陵亦佯若不覺下刑部定罪俱從輕配遣姑取粗飾
耳目耳至於曾光者亦在爰書配發數內然終不知其
蹤跡何在眞游俠之雄也若羅梁二生脣吻賈禍不過
何心隱流亞耳近日李卓吾直以梁汝元即何心隱託
名此固妄談不足憑然何亦吉安人也○先是捕曾光
時圖其形懸四方通衢出重賞購之偹幹長髯稍目有
異果非尋常人也光獄之成在庚辰之春而楚之密索
直至江陵云亡始罷

逸囚正法

江陵當國時持法不少假如盜錢糧四百兩以上俱非時殊死吳中有銀工管方洲者私用官帑千金事發問斬奏請旨下即正法暫繫蘇州衛之鎮撫司獄時押獄者王百戶即管兒女姻也防範稍疎聽其出入一夕忽叛逸上臺震怒即以主者代其罪收禁之百戶家故溫出重賞募人四出搜討當事亦憫其苦督捕役甚急微聞有浮海行者蹤跡可疑乃南至閩廣近海諸地無不遍歷杳無消息捕者意已闌珊歸裝矣一日至香山嶼忽傳走洋敗船飄至姑往觀之則桅舵俱失寂無人聲僅火艙留一二垂死者則管在焉諸役大喜紿之曰吾

輩亦將入南夷市販今如此危險決意歸矣子可偕我行子事已經大赦勿慮也遂拉之還吳時旨已下遲三日百戶者赴市矣比管至立釋之吳人駭歎天網之巧如此

手刃逆奴

王邑令仰者舉萬歷己丑進士湖廣之崇陽人也釋褐爲廣東新興知縣以大計入京留其僕王守眞等三人於衙齋時時向縣佐有所關說又盜在官紙贖庶籍貨之易銀瓜分王令有妾父亦在署中備悉其事比仰歸告之心銜未發而諸奴已覺之粤中故齎鄉饞毒草守

貞等濟採毒蘭貯於囊為同輩名繼仔者所見詰以需此何為云不能受搒掠將餌以自裁耳伊俄調福建之問縣途中見諸奴侍左右裂眥恨罵於是逆謀轉急伊抵閩未數日方拮据應酬雜務夜草竿牘告餞守貞等以所藏蘭草置飯中進之家人皆不覺也比夭臥外齋惟諸奴在側毒發就斃質明始入告其家人羣起呼藥治療則醫家皆云中毒殞且久不可治矣同官來視七竅皆流血鞫治諸奴繼仔先述往事諸奴亦不勝嚴刑俱吐實時會審於城隍廟伊子廷試者持利刃就神前一手刃剖其心以祭乃父多官哀之亦不能禁以其狀

上之朝下理官共議此律文所不載而情實可矜上亦謂廷試迫於父仇雖與律令不合亦人子至痛當從寬政遂貸不問

齊韶冤死

刑部侍郎齊韶之斬西市也時爲正統十三年之七月初旬罪既不赦其辜飾犬亦非其候天下至今冤之蓋事涉王振并其姪二人故激上怒有此異常處分然中尙有隱情也據錦衣指揮馬順讞詞謂百戶史宣女巳被上選召受賜歸韶託兵部侍郎徐琦駙馬都尉趙輝逼取爲妻巳而琦輝二臣自輸爲齊韶逼取選餘女子

則齊部又何辭以解蓋上大婚時選妃自內廷退出者本上所屬意時聖眷未忘宜其致禍之速也近年一吏部郎亦重價購今上所擇宮中受賞退歸者殊變之上聞而不發後以出守被白簡竟坐刑死多命特出中旨論斬至今繫獄未釋臣子乃與君父爭姝少與固豪矣謂之外命則不可

弟子䣭師

揚州興化人宗名世以工部郎坐吏議歸長孫弱冠矣漫游惰學而大父以堂構期之延丹徒名士陳育者課以舉業陳繩督過嚴夏楚不少貸宗孫積憤出怨言陳

聞之怒搧掠愈苦遂生惡心市砒雜穀餚飼之夜狂躁呼水禁不得入遂死於塾其子諸生觀陽訟之官廣陵士庶久悉其狀而無人訟言江都知縣姚祚端健吏也呼伍伯如法檢驗先以片銀置尸口中少頃如墨澆時宗工部已行多金講解兩家俱有成議矣姚恨其事力持不可以褻瀆上之撫按皆如擬抵償此庚戌年事今工部尙無恙其孫繫獄中百方求寬於上臺而公論持之終不許也

崔鑑孝烈

唐嚴武幼時以父挺之愛其妾元英不禮其母奪槌擊

碎元英之首此古今所歎異而嘉靖中葉有山西保德人崔鑑年十四以父私鄰女魏氏斥逐其母鑑不勝憤乃手刃魏氏其事上聞上以幼能激義特貸其死發附近徒工三年孰謂古今人不相及也武雖嬰孺然世家胄允熟聞節烈鑑閭巷無知發於至誠較更難矣

野獲編卷十八終